

謝靈運研究叢書

天地一客儿

——謝靈運傳

宋紅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桂林·



《谢灵运研究丛书》编辑缘起

黄世中

《谢灵运研究丛书》(第一辑),终于赶在第二届谢客学术讨论会之前付印,作为丛书的主编,真有如释重负之感。

1991年11月21日至26日,温州师范学院在雁荡山举行首届谢灵运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世界著名汉学家饶宗颐先生召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杨勇先生主持,先后在雁荡宾馆(23日晚上)和景山宾馆(26日晚上)召开两次座谈会。

雁荡会议除饶、杨二位先生外,参加座谈的有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侯思孟(汉名)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伯海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葛晓音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赵瑞蕻和吴翠芬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赵克尧教授、安徽大学中文系臧维熙教授、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蔡厚示教授、北京旅游学院谢鹤林教授、上海师大古籍所范能船教授、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顾绍柏研究员、汕头大学中文系隗蒂教授、温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张桂生同志以及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马大康(现院长)、袁泽仁、黄世中等共18人。会议主要内容是座谈成立一个跨国、跨地域的谢灵运研究机构的可能性,结论是时机尚未成熟,可以先成立一个“谢灵运研究中心”,由中心辐射,负责与海内外学人联络,交流学术信息,收集谢氏的有关资料,编辑出版研究成果,推动谢灵运研究的深入开展。

景山会议仍由饶宗颐先生召集、杨勇先生主持,应邀参加座谈会的除赵瑞蕻、葛晓音、顾绍柏、范能船、黄世中(以上五人参加了雁荡会议)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祖美研究

员、人民文学出版社宋红编审、上海师大古籍所王薇云女士、山东艺术学院黄昉女士，共11人。会议推举本人为“谢灵运研究中心”负责人，隶属温州师范学院，同时决定编辑出版《谢灵运研究丛书》，并在会上作了分工：饶、杨二先生任丛书顾问，陈祖美负责编校《谢灵运年谱汇编》、葛晓音、宋红负责编选《谢灵运研究论集》（中外各一册），我同范能船、王薇云负责编纂《谢灵运研究资料汇编》，我负责收集整理《谢灵运图录》。杨勇先生以其学术研究的远见卓识和对温州故乡文化事业的关注，资助丛书编纂启动经费人民币1万元，得到与会学者的赞扬与肯定。

“谢灵运研究中心”隶属温州师范学院，师院发文任命我兼任该中心主任（景山会议叫做“总干事”）。我接受工作以后，才发现这不是一个实体机构，没有研究人员，加上本人的研究方向并不在六朝文学，故十年来进度很慢，成绩甚微。不知者以为“夔一，足”矣，其实我是“夔一足”，一直在唱着“独脚戏”。虽然如此，在师院新党委成立、新一届领导产生以后，学校加强对科研的领导，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对丛书的出版，在人力、财力上给予重点扶持，党政一把手都亲自过问编辑的情况，并给予具体的指导，使我增强了信心。

1996年8月，我赴潮州参加为庆祝饶先生八十诞辰举行的“饶宗颐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向先生简要报告了丛书进展的情况。回温州后根据实际情况，对丛书作了适当调整：将《谢灵运研究论集》中国卷分为大陆卷和台港澳卷，第一辑先出大陆卷，仍由葛晓音教授负责编选；外国卷由于西文资料缺乏，改为日韩卷，并定名为《日韩谢灵运研究译文集》，由宋红编审负责编选和翻译。《谢灵运年谱汇编》仍由陈祖美研究员编校。《谢灵运研究资料汇编》虽已纂辑近30万字，然尚有遗漏，而范能船教授又转做别项工作，故只能推至第二辑出版。增补《谢灵运传》和《谢灵运在永嘉（温州）》两种，传记由宋红撰写，《谢灵运在永嘉》一书

由我负责编选。这就是今天《谢灵运研究丛书》(第一辑)五种的由来。第二辑《谢灵运研究资料汇编》、《台港澳谢灵运研究论集》、《第二届谢灵运学术研讨会论集》、《二十四史谢氏史料辑要》、《谢姓史稿》五种,力争在2005年编就出版。

为了争取社会支持,1997年,“谢灵运研究中心”与谢氏裔孙浙江康乐集团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谢远典,谢氏裔孙华华集团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谢庆华共同发起成立温州市谢灵运研究会,聘请老革命家王定国同志为研究会顾问,并成功地举行了第一次年会。

作为丛书的主编,我非常感谢陈祖美、宋红、葛晓音、王薇云、吴加正诸位先生,没有他(她)们的努力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陈祖美、宋红、葛晓音诸先生都是放下自己手头许多急待处理的事情,完成各自分担的任务。葛晓音教授在赴日讲学之前一个多月,夜以继日地选读了100多篇论文,才从中选录20余文。陈祖美为寻觅“谢谱”,在毒热的太阳底下,蹬着自行车满北京城转,个中甘苦,当可在陈氏《谢灵运年谱汇编·编后记》中领受到。宋红一个人不仅承担了《谢灵运传》的撰写,又翻译了日本学人的8篇长文。当我从邮局领回地工工整整、一字一格将日译文章誊抄在298页的400格稿纸上的时候,心中有说不出的感动!没有这些“两肋插刀”的朋友,虽是五种小书,又谈何容易!

最后,要特别向饶宗颐、杨勇教授表示深切的谢忱,饶先生自始至终关心这套丛书的出版,付印前又特为丛书题签;感谢温州市钱兴中市长为丛书题辞;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肖星明、赵运仕先生认真审读、编校、纠正书中的许多疏误。温州市旅游局局长陈步麟,温州市谢灵运研究会会长谢远典、副会长谢庆华、副秘书长谢炳超和谢上杭,谢氏裔孙谢祥其、谢炳藩,以及好友李仁超、姜丐洲等共同策划并慷慨解囊,使丛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一并致谢。

目 录

《谢灵运研究丛书》编辑缘起(黄世中)

一、淝水之战	(1)
二、子孙难得	(19)
三、乌衣之游	(29)
四、乱世沉浮	(47)
五、由晋入宋	(77)
六、出守永嘉	(96)
七、优游山水	(111)
八、辩论宗义	(134)
九、初隐始宁	(152)
十、再仕京城	(183)
十一、重返家山	(206)
十二、临川被收	(223)
十三、广州弃市	(236)
十四、客儿身后	(244)
主要参考书及文献	(247)
后记	(249)

一、淝水之战

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奠定了谢氏集团在东晋王朝中的重要地位。谢灵运，便是在家族的荣兴中出生的。

经过近三十年的苦心经营，苻坚使前秦在他的统治下成为北方十六国中的翘楚。在吞并燕国、前凉国、攻取东晋的蜀地之后，他开始准备问鼎建康（今南京），消灭东晋了。

太元七年（382）十月，苻坚在国都长安皇宫的正殿太极殿大会群臣，商讨伐晋之事。

他坐于大殿之上，威严地向下扫视着说：“朕承业近三十年了，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尚不曾领受朕的恩德雨露。朕粗略算了一下，国中有兵力九十七万，朕准备亲自挂帅，讨伐晋国，你们以为如何？”

这苻坚所说的“承业”，其实是“夺业”。公元三五二年，他叔叔苻健立国号称帝，任他为龙骧将军；三五五年苻健死后，其子苻生继位。苻生昏庸无道，两年后苻坚杀生自立，才坐上了“大秦天王”的宝座。然而他确有才干，镇压豪强，休息民力，又任用优

秀政治家王猛为相，终使国家兴盛起来。只是王猛在临终前曾一再叮嘱他不要攻打晋国，鲜卑和羌才是秦国的敌人，而他却把这位良相的临终嘱咐当作了耳旁风。

满朝文武听说苻坚要大举伐晋，感到事关重大，谁也不敢贸然应对。惟秘书监朱彤站出来说：“陛下奉行上天旨意讨伐晋国，必是有征无战。我们的大军一到，不待交兵，晋主便会自缚双手、口衔玉璧，来到军门投降。即便不来投降，也会逃亡海上，从此销声匿迹。陛下使南渡的中原士民返回家乡，然后班师东巡，封禅岱宗，向泰山之神祭告统一大业的完成，这可是千载一时的大喜事啊！”

朱彤的话是摸着苻坚的脉门儿说的，苻坚听着很对脾胃，满意地说：“唔，本人正是这样想的。”

这时尚书左仆射权翼站出来说：“当年商纣王昏庸无道，只因朝中有箕子、微子、比干三位仁人志士，武王伐纣之师行至孟津（今河南孟县南）而返。直到两年后微子离朝、箕子被囚、比干被杀害，武王这才伐纣灭商。而今晋虽国势微弱，但并没有什么大的罪行。而且朝中又有谢安、桓冲这样的英才，君臣和睦，内外同心。以臣观之，现在伐晋，不是时候啊！”

权翼是地位仅次于王猛的近臣，见权翼持反对意见，苻坚半晌没有说话，最后说：“各位大臣都表表态吧。”

这时太子左卫率石越站了出来，他是与东晋桓冲交过手的一员虎将。他拱手对苻坚说：“臣近时夜观天象，见岁星（木星）、镇星（土星）居于斗宿（南斗）间。斗宿属于吴越、扬州分野，这说明目前德福在吴越一边，现在出兵，必定会有天灾。而且晋国凭借着长江天险，百姓又愿意为国家效力，现在是不能伐晋的。”

苻坚不以为然地说：“当年武王伐纣时，鱼辛也说过岁星在北，不可北征的话，而且占卜不吉，暴风雨骤至，但武王还是出征了。天道幽远，我们很难知道其间的真意。说到长江天险，吴

王夫差、三国时吴主孙皓都曾有天险可依，结果怎样？不是也都亡国了吗？而今朕以百万之师伐晋，如果把马鞭投于江中，足可让长江断流！如此长江还算得上什么天险呢？”

石越回答说：“商王纣、吴王夫差、吴主孙皓是三个荒淫无道的昏君，所以敌国攻取他们，就好比路边拾遗那样轻而易举。而今晋主虽然无能，但也没有什么大的罪过。希望陛下按兵不动，广积粮草，待他们来寻衅时再出兵也不迟。”

各位大臣你一言，我一语各陈利害，议论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定论。苻坚说：“这就好比‘诗三百’中所说的，‘如彼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溃于成’——在大路边上盖房子而问计于路人，那必定是张三一个主意，李四一个主意，这房子总之是盖不成。好啦，你们都下去吧。朕还是好好想一想，自己拿主意吧。”

群臣纷纷退下，苻坚道：“平阳公留步！”这平阳公便是苻坚的弟弟苻融。他对苻融说：“自古定大事者，不过一二臣而已。今天朝上众说纷纭，徒令人神迷意乱。现在朕想听听你的意见，由你我二人来决定吧。”

苻融沉吟道：“今伐晋有三难：天道不顺，一也；晋国无衅，二也；我们经过灭凉、拔南阳、克襄阳、战淮南等多次征战，已经兵疲民厌，此是其三也。群臣言晋不可伐者皆是忠臣，愿陛下听之。”

苻坚流露出一脸不高兴的神情，“连你也这样说，朕还能指望谁。朕强兵百万，资仗如山，虽不敢自称贤主，但也断非暗劣之君。乘连捷之势，击垂亡之国，何愁不能取胜？怎能让他们继续苟延残喘，成为我们国家的心腹之患呢？”

苻融流着泪说：“晋未可灭，昭然甚明。今大举劳师，恐无万全之功。而且臣所担心的还不止这些。近年来，陛下对鲜卑、羌、羯等族的贵族多有恩宠，让他们在京师附近安宅。这些人与我们国家多有深仇。陛下率军出征，太子与几万名弱卒留守京城，我

担心的是后院起火，不虞之变生于心腹肘腋间啊！到那时岂不悔之晚矣。”

见苻坚不为所动，苻融更为恳切地说：“臣是顽愚之人，言不足取，但王猛丞相可是一时英杰，陛下不是常把他比作诸葛武侯吗？难道陛下连他的临终之言也不记得了？”

伐晋之事还是议而未决。朝臣们纷纷劝谏，苻坚说：“以我国的强大兵力，攻击那孱弱的晋国，其势犹如疾风之扫秋叶，可朝廷内外皆言不可伐晋，我真是弄不明白！”

这时太子苻宏也劝谏父亲说：“如今象征福瑞的岁星在吴越一带，晋君又没有什么罪过，若大举伐晋而又不能取胜，恐怕会落得个威名外挫、财力内竭的结果，这就是群臣所担心的。”

苻坚是个不信天命的人，他说：“我当年灭燕国的时候，岁星在燕。我冲犯岁星，仍然取得了胜利。天道是很难说清楚的。秦灭六国，难道六国之君都是暴君吗？”

冠军将军、京兆尹慕容垂是个主战派，他对苻坚说：“弱并于强，小并于大，势在必然。此理谁都明白。陛下神武应对，威加海外，虎旅百万，满朝文武俱如韩信、白起一般。那小小的江南之国独违王命，难道陛下还要把它留给子孙去处置吗？《诗经·小雅》有曰：‘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出主意的人太多，事情便无法成功了。陛下断自圣心足矣，何必广询朝众。晋武帝平吴之时，所依仗的不过张华、杜预二三臣而已。若是听从朝臣的意见，何时才能完成统一大业呢？”

苻坚闻言大悦：“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已。传朕的旨令：赐帛五百匹！”

这慕容垂便是鲜卑族人。他原是燕国王子，初封吴王，因遭人谗害，怕被诛杀才投奔前秦的。他此时巧言鼓动苻坚伐晋，苻坚战败后，他却反叛秦国，在中山（今河北定县）称帝自立了。此是后话。

苻坚执意要攻取江南，为此日思夜想，寝食难安。阳平公见状又来规劝：“老子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穷兵极武，没有不败亡的。说句实在话，我们国家也是戎狄之国，晋国才是中华正统。江东虽微弱仅存，但天意必不会让它断绝。”

苻坚道：“帝王历数，岂有常邪？惟看德在谁边。魏、蜀、吴三国鼎立时，蜀之刘禅不是汉之苗裔吗？最后还不是被魏国给灭掉了？”他又接着对弟弟说：“你所以不如朕，就因为你不知变通啊。”

大殿议事后一个月，苻坚邀宫廷僧人道安到东苑游玩。群臣知道苻坚很信重道安，便请道安乘机进言，劝苻坚打消伐晋的念头。

道安与苻坚同辇而游，时值冬季，苑中草木凋零，不免有几分衰飒之意，苻坚便对道安说：“朕将与公南游吴越，泛舟长江，东临沧海，这岂不是一件乐事！”

道安说：“陛下居中土而制四维，盛状足可与尧舜相比，何必栉风沐雨，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且东南一带土地卑湿，易生瘴疠之气，虞舜南游，死在苍梧（即今九疑山，在湖南宁远）；夏禹东巡，死在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既然他们都往而不返，陛下何必还劳动大驾呢？”

苻坚说：“天生蒸民百姓而立君主，就是让他管理百姓的。朕岂敢畏惧劳顿，而让东南一方土地领受不到我的恩泽呢？若如公所言，古代帝王就没有征伐了。”

古代帝王的悲剧往往也正在于此。他们自以为天降大任于一己之身，所以一定要不憚辛劳地为下民施恩布泽，对违逆者征讨杀伐。殊不知他们的荒唐意念带给百姓的往往不是福而是祸。历史的发展恰如元朝人赵孟頫眼中所看到的：

一片中原地，纷纷几战争。

至今将不去，留与后人耕。

历史可以选择君王，君王却无权选择历史。只可惜旁观者清而当局者迷。曾经很有建树的苻坚，此时便成了一个执迷不悟的当局者。

道安见劝说没有奏效，便退而求其次：“若必不得已，陛下宜驻蹕洛阳，派使者送尺书于前，诸将统六军于后，以向天下展示我们先礼后兵的态度，晋国必会稽首前来称臣，不劳陛下亲涉江淮……”。

苻坚不以为然。

回到后宫，苻坚最宠爱的张夫人也在枕旁劝他说：“妾闻天地之生万物，圣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顺之，故无功不成。所以黄帝根据牛马的不同特性，服牛乘马；大禹依照湖川的不同形势，围九泽而疏九川；后稷顺应天时而播种百谷；汤武顺应民心而讨伐桀纣。所有这些都说明有因则成，无因则败。今朝野之人皆言晋不可伐，陛下却一意孤行，妾不知陛下的根据是什么。《书经》上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连上天都以人民的所闻所见为自己的所闻所见，何况人呢！妾还听说，王者出师必上观天道，下顺人心。今人心不顺，天道又如何呢？谚语说：‘鸡夜鸣者不利行师；犬群吠者宫室将空；兵动马惊，军败不归。’自秋冬以来，众鸡夜鸣、群犬哀噪、厩马多惊，武库兵器不动而自有声，这些都不是出师的祥兆啊！”

苻坚不耐烦地说：“军旅之事，不是妇人应当掺和的，你少说一些吧。”

苻坚最喜爱的小儿子中山公苻诜也进谏道：“臣闻国之兴亡，系贤人之用命。今阳平公是国之谋主而陛下不听从其言，晋有谢安、桓冲那样的贤才而陛下却要去征伐，臣以为这是不明智的。”

苻坚回道：“天下大事，你一个小孩子家懂得什么！”

太元八年(383)七月,大火西流,秋风初起,秦王苻坚终于下了伐晋之诏。他来了个全国总动员,百姓每十丁中抽一兵,良家子弟年在二十以下而有才勇者皆拜为羽林郎,即国家禁卫军军官。在他看来攻取江南如探囊取物,容易得很,于是又下诏曰:任命司马昌明也就是当时正在帝位上的晋孝武帝为秦国的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并说:“这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可以先为他们修建官邸。”

良家子弟纷纷应诏而来,阳平公苻融对他哥哥说:“满朝文武,惟慕容垂、姚萇劝你发兵,鲜卑人、羌人的策划怎么能听信呢?他们与我有家国之仇,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良家少年又都生于殷富之家,并不熟悉军旅之事,只会阿谀迎合陛下的意愿。而今陛下信而用之,轻举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后患,悔之无及啊!”

苻坚决心已定,对劝谏之言完全听不进去。

八月初二,苻坚派阳平公苻融统率张蚝、慕容垂等部的步兵、骑兵二十五万人为先锋,又任命兖州刺史姚萇为龙骧将军,督益州、梁州诸军事。他勉励姚萇说:“当年我就是龙骧将军的位置上起家的,所以这个位置从未轻易授人,你可要勉力为之啊!”

左将军窦冲说:“王者无戏言,这可是个不祥的预兆啊。”苻坚在龙骧将军任上夺得帝位,现在让姚萇在这个位置上好好努力,这玩笑话确实是说过头了。一经窦冲点破,苻坚马上沉默下来。

整装待发之际,慕容垂的两个侄儿对他说:“主人骄矜自大已到了极点,叔父复兴燕国的大业,就在此一行了。”

“是啊,”慕容垂踌躇满志地说:“要是没有你们,谁能跟我共成这桩大事呢!”

八月初八这天，苻坚的伐晋大军从长安出发了。六十万步卒、二十七万骑兵排成浩浩荡荡的长龙阵，旗鼓相望，首尾竟达千里。

九月，苻坚到了项城（今属河南），甘肃凉州的部队刚刚抵达咸阳（今属陕西）；蜀地和汉水一带的队伍正顺长江东下，幽州、冀州的队伍已经到达鼓城。从东到西，战线拉开一万里，水陆同时并进，运粮船也有上万艘。阳平公苻融带领的三十万大军率先抵达颍口，隔着滚滚淮水，晋国江山已遥遥在目。

闻说秦军来犯，晋国朝野上下一片惊恐紧张气氛。晋孝武帝让中书监、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并能代表皇帝全权处理政务的谢安负责御敌之事。谢安任命身为尚书仆射的弟弟谢石担任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任命身为徐、兖二州刺史的侄子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自己的儿子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率八万精兵共同抗敌。又命令龙骧将军胡彬率水军五千人援助寿阳（今安徽寿县）。

谢安不愧为一代名相，颇有帅才，很善于用将。他所以将四十一岁、年富力强的谢玄任命为前锋都督，是因为这几年谢玄一直位于抗敌前线，而且打了几场漂亮仗，无论在敌方还是晋方都很有威名。

谢玄少年时，便很为叔父所器重。一次谢安与子侄辈清淡，有意启发他们承担重任的信念，便向他们发问道：“你们总会长大的，要让子弟们参预政事，而且要干得漂亮，应该怎么办呢？”

大家都没有吭声，惟有谢玄回答说：“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意思是说假如子弟们有芝兰玉树般的美好资质，应当先委以重任，在合适的位置上自然会取得佳绩。

谢安由此看出玄侄的气度，对他的回答大大赞扬了一番。

谢玄长大后果然才略不凡，与晋室南渡后第一代名相王导

的孙子王珣一同被大司马桓温征为主簿。桓温对他们二人非常看重，常对人说：“谢掾年四十必拥旄杖节，王掾当作黑头公，皆未易才也。”意思是说谢玄四十岁时便可成为镇守一方的将军，王珣不待发白，青壮之年便可位至公卿。

与谢玄、王珣同时被桓温器重的还有郗愔之子郗超。桓温常召王珣与郗超一同议事。王珣个子矮，郗超胡须重，所以桓府中人编出这样的顺口溜：

髯参军，短主簿。

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桓温既然也很礼重谢玄，为什么不召三人同时议事呢？因为从上一辈开始，郗家就对谢家怀有怨愤之心，桓温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矛盾，也可以说是利用矛盾，让这些英才相互掣肘而俱为一己所用。

郗愔曾是徐、兖二州刺史，镇守京口。他一心忠于晋室，在给桓温的信中说，愿与他共扶王室，收复失地。桓温对晋室早已怀有夺篡之心，很想把京口这一战略要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常对郗超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郗超看到父亲写给桓温的信，暗骂老头子木讷不明事理，将父亲的原信撕得粉碎，又代笔重新修书一通，信中说：自己老弱多病，不堪繁多事务，希望得一处闲散之地以自养。桓温见信大喜，当即将郗愔转为会稽太守。郗超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保全父亲。桓温权重一时，成了他的眼中钉，那还能有好日子过吗？郗愔可不明就里，他糊里糊涂地成了会稽太守，整日间无所事事，一股无名之火渐渐拱上心头：“论资本，自己是名臣之后，本该位居谢安之上，现在凭什么他人掌权要，我却优游散地？”于是，愤忿之情形于色，对谢家常有唐突之辞，谢安无端受辱，对郗愔也深怀怨恨。两家的仇隙便这样形成了。

老子对晋室忠心耿耿，儿子却把宝押在了对晋室心怀不轨的桓温身上。郗超深知桓温早有废立之心，便为他出谋划策。一

次两人正在密谋，忽报谢安、王坦之来访。桓温不想让谢安见到郗超，便让郗超藏在自己的帐中。不想正说话间，一阵风将帐幕揭了起来，幕后之人露出面目，桓温、郗超都很尴尬。谢安调笑道：“郗生真可谓是人幕之宾啊。”

桓温直到病死，才算死了谋篡之心。但他说谢玄四十岁必拥旄杖节的预言却提前实现了。

原来自打北方的秦国强盛以后，就不断寇境犯边，晋孝武帝太元二年，朝廷下诏征求可以镇御北方的文武良将，谢安便举荐了自己的侄儿谢玄。

听到这个消息，一向与谢家不合的郗超却赞叹说：“谢安明鉴，方能违众举亲；谢玄才高，足以不负所举。”周围的人都不以为然，说：“谢玄一个毛头小子，你怎么知道他能胜任？”郗超说：“我曾经和谢玄同在桓公府供职，见他安排事物井然有序，哪怕是一双鞋、一副木屐，也都能物尽其用，由此便知他能当此任。”

于是谢玄官拜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这一年，他三十五岁。

谢玄领命后，开始招募骁勇之士，得到了刘牢之等几员能征惯战的虎将。他任命刘牢之为参军，作战时率精锐部队冲在前面，杀得秦将彭超、俱难只身落荒而逃，又斩了伪将都颜、邵保，解除彭城、下邳之围，使敌人闻风丧胆。因为广陵又称北府，所以人们把谢玄招募的军队称为北府军。他因为战功卓著，进号冠军、加领徐州刺史，封东兴县侯。

虽说谢玄有指挥北府军的成功经验，又在御敌保境的战斗中历练多年，但此番要以八万人抵御秦军八十七万人，敌我力量的对比太悬殊了，就好比是以螳螂之臂挡车轮，明明白白是挡不住的。这一仗应该怎么打呢？谢玄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相府，向叔父讨教御敌方略。

谢安神态安然，毫无惊慌之色。他对谢玄说：“御敌之事朝廷已作出安排了。”说完，闭口不再提及抗敌之事。

谢玄不敢再说什么，便让左卫将军张玄再去请示。张玄是吴郡人，与谢玄齐名，时人称他们是“南北二玄”。张玄也没有问出个所以然来。谢安说：“备好车马，我们到别墅去轻松一下吧。”

亲朋好友一行人来到谢安在京师郊外的别墅，谢安对谢玄说：“我们多日没有‘手谈’了，今天就在这儿来上两局。以围棋赌别墅，你若能赢我，这别墅就送给你了。”

谢玄只能唯唯应命。他平日围棋技艺比叔父要高，今日临危受命，心中不安，所以连连败北，很是窘迫。

谢安笑道，“本想以别墅赠你，你却逊谢不受。”说着转头对外甥羊昙说：“这别墅就送给你吧。”

谢安又对众人说：“别墅景色优美，山水宜人，既然来了，不妨随我游赏一番。”说着引众人步入山林，攀青藤，赏奇石，对绿竹，兴趣盎然地作了一回山野之游。

行游中谢安向子侄辈问道：“你们说《诗经》三百篇中何句最佳？”

谢玄吟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两句诗出于《诗经》的《小雅·采薇》，写一军士抛别妻子，受命出征时正值春天，杨柳因风，依依可人。历尽艰险，战罢生还时却是冬天，漫天飞雪，百感交加。人情物态两相依托，确是三百篇中秀句。后世诗论家对这两句诗也非常推崇，称之为“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见清王夫之《姜斋诗话》）。

而谢安此时却摇头说：“不，‘汙谟定命，远猷辰告’才最有雅人深致。”

子侄们相互对望，都感到莫名其妙，这两句有什么好，为什么叔父如此偏爱这样两句毫无意趣的诗呢？

谢安自有谢安的道理。他推崇的两句见《大雅·抑》。“汙

谟”是大的谋划，“远猷”是长远的方略，诗句说：深谋远虑已经确定，并已适时布置下去。谢安之意实是借用这两句诗，暗示他对这场即将来临的秦晋之战的把握，只是周围的人们并没有理会。

回到了京城，已是深夜时分，闲散人等各自散去，谢安唯将准备参加抗敌之战的各部将领延至宰相府宅。

谢安之宅坐落在建康（今南京）城东南的乌衣巷。三国时，吴国在这里建了一所兵营。因士兵都穿黑衣服，所以被称为乌衣营。晋室渡江以后，这里成了豪门望族的聚居地，尤以王谢两姓的府邸居多。若是由南入城，走过架设在秦淮河上的浮桥朱雀航，向东一望，便看到乌衣巷的巷口了。

这朱雀航三国吴时叫南津桥，太宁二年（324）时改为由船只连接而成的浮桥，长九十步，宽六丈，是秦淮二十四桥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因由船只串接搭成，所以叫“航”，又写作“桁”。因此法造桥的一大好处就是拆装方便，遇有敌情警事，撤去桥板，划走船只，便依旧是平阔的水面。东晋咸康二年（336），成帝在吴城之外起新城墙，南门叫朱雀门，门洞与吴城之宣阳门相对，两门相距六里，中间辟为御道，道路两侧为御沟，沿沟遍植柳树，看上去颇有雍容气象，因了这朱雀门的缘故，朱雀门外的大浮桥便叫作朱雀航了。唐刘禹锡曾有《金陵五题》，专咏六朝旧事，其《乌衣巷》诗曰：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此是后话。

而今虽是深夜，谢安宅里仍然灯火通明。谢安如此这般地向各部将领逐一布置任务，安排得非常周密。因为他心中有数，别看秦国军队号称百万，但貌合神离。燕国旧部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慕容绍几年前就对他叔父慕容楷说过：“秦国自恃强大，务胜